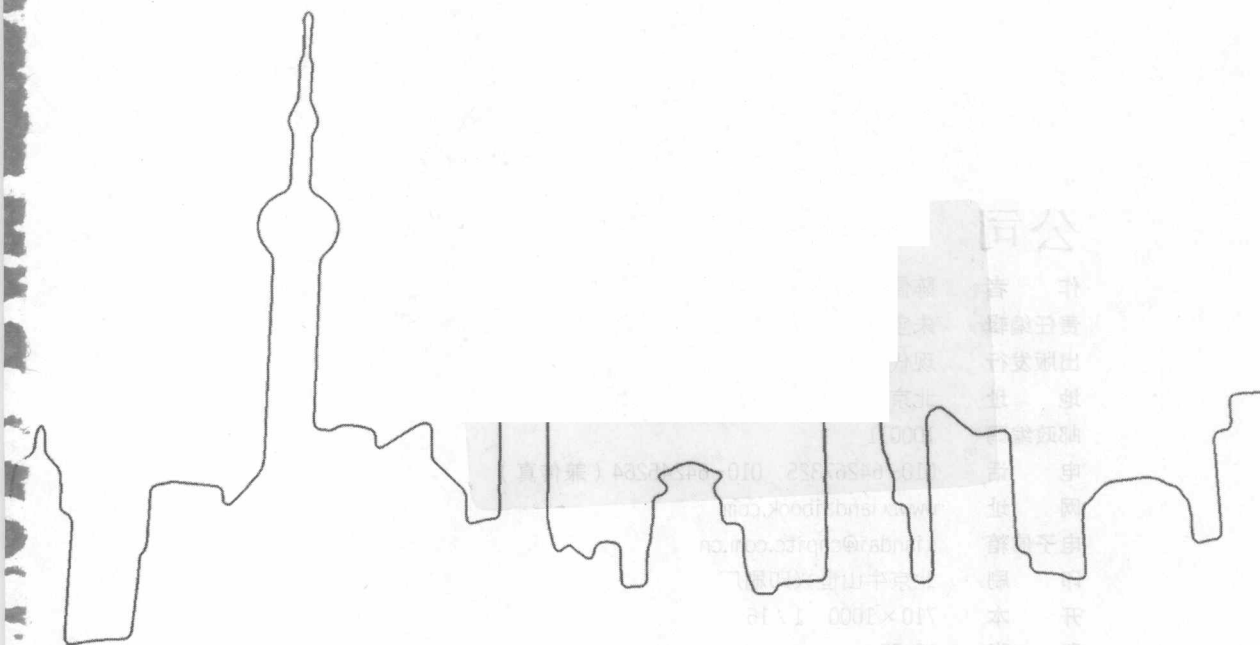


公司

陈儒才 作品
长篇商战小说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司 / 陈儒才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80244-627-4

I. ①公…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3407 号

公司

- 作 者 陈儒才
责任编辑 朱宝元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10 × 1000 1 / 16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4-627-4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序幕

烈日当空，热浪滚滚，正是西南最闷热时节。

成都蓉西证券总部一楼交易大厅里，却为中央空调开得太低有场小吵。老人们说容易感冒，让温度开高点儿；年轻人则不以为然，说要再开高些，那还不得带扇子来炒股。

角落值班经理台后面，一既矮且瘦三十出头的中年男子听了会儿，笑道：“开高些。反正零五年的股市跟北极的冬天一样冰雪漫漫，温度开高点把它给化了。”

年轻人一阵乱嚷：“谁不知吴涯就是乌鸦，你那嘴这么一说，今年的股市看来又没了指望。”吴涯笑道：“没指望就没指望，大家要没事，都回去生孩子。等孩子上完大学后再来炒股，那时股市一定好转，我用脑袋担保。”说完，去调高了温度。

回来不久，年轻人开始乱叫：“都流汗了！”吴涯又去调低了温度。

不多时，老人们开始牢骚：“这样准会生病，你出医药费？”吴涯想了想，去把温度调到适中。

回来向右边指了指，说：“老年人坐这边。”一老头问：“干什么？”吴涯正色道：“等会在这边给你们配上俩火炉。”

年轻人乱叫：“那我们呢？”吴涯叹道：“你们坐左边，特别给你们在那边安几台大风扇。”

“顺利”解决完纠纷，长长地打了个哈欠，趴在桌上开始睡觉。

尚未入梦，忽听身后传来一声叫：“乌鸦，快醒醒！你看看这只股票如何？”

吴涯抬起头来，看也不看该股资料，说：“李姐，坚决不买！”

“乌鸦嘴就是乌鸦嘴，往往说反，这下大可放心买进。”李姐兴高采烈离开。

吴涯看着李姐远去，沿着嘴摸了一圈，摇头道：“最近真越来越像乌鸦，怎没母乌鸦来找我调情？”

趴在桌上终于睡着。

正做美梦，忽被人吵醒，叫道：“李姐！我正跟猪八戒去娶媳妇儿，你炒股关我屁事……”抬头见是行政部经理，苦笑道：“你也来咨询我股票？真够出息的。”行政部经理说：“董事长有请。”

吴涯想了想，说：“看来要升我当总经理。你赶快去给我招个女总助，文化不限，条件要求也不太高，就三个——年纪要轻，身材要好，脸蛋要漂亮。”

上楼到了董事长办公室。

敲了几下才有人开门。开门的是一二六七、容颜绝丽的大姑娘，以前从未见过，想：“董事长就是董事长，养的女人比我梦见的还漂亮。”忽听董事长苏炳坤在

里面笑道：“这是我大女儿，叫苏奇。”吴涯问了苏奇好。

对苏炳坤笑道：“苏董的夫人一定很美。”苏炳坤失笑道：“你要说我丑不用绕弯子。不过苏奇确实没遗传到我什么。”吴涯往屋里走，边笑道：“可惜！你本有很多优点可以遗传，比如那酒糟鼻子。”

苏奇给吴涯倒茶过来。吴涯见了苏奇的身形，失声道：“你好高！刚才居然没发现。至少有一米七开外。”苏奇淡淡笑道：“一米七就算高？在美国我并不高。你觉得我高，只是因为太矮。”

吴涯干咳了两声，说：“原来你在美国。”苏炳坤插话道：“她在美国念博士，这次回来帮我。”吴涯笑道：“外来的博士会念经，苏董高明。”苏奇秀眉微蹙：“我不是和尚，也不会念经。”

苏炳坤说：“苏奇在美国哈佛大学念书，正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吴涯听了，连连夸奖：“差不多跟我一样厉害。”苏奇失笑道：“你怎么个厉害法？”吴涯正色道：“在我们村子里，我文化程度最高。”苏奇笑问：“你们村里多少人？”吴涯回道：“九十七个。”

苏炳坤摇头笑了一会儿，说：“苏奇还在念书，没什么社会经验，业务也不熟，这段时间你带带她。”吴涯搓了搓手：“当然行！除了逛街买脂粉外，其他的我都可奉陪。常有美女相伴，必会长寿。小时候，一个臭道士给我算过命，说我命好，至少能活过三十五，现在一看，这小子并没胡说。”

说完，忽然间脸色苍白，站起身来就往外走。

哆嗦着走到门边，耳听苏炳坤在后笑道：“你虽名为值班经理，却是最底层员工，平日言行嚣张离奇，我自然得去查你身份。”

吴涯手指开始轻微颤抖。苏炳坤接着说道：“你在股市上的历史太过辉煌，我远不及你。现在蓉西正逢大劫，你来帮我。”

一会儿，吴涯手指停止了颤抖，回转身向苏炳坤大笑道：“韬光养晦隐姓埋名多时，居然栽在了你手里，你厉害！”

说完，回来大喇喇拉过椅子坐下：“条件？”苏炳坤正色道：“替你保密身份。”吴涯睁大双眼：“一点报酬都没有！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抢银行？”苏炳坤微笑道：“你现在一穷二白，天下虽大，又能跑哪里安身去？”

吴涯站起身来，哈哈大笑：“邻居家刚收养了一流浪狗，正愁没伴儿，我这就陪那流浪狗去。糟糕！忘了问性别，最好是条母的。”说完，起身扭头出门。

吴涯走后，苏炳坤让苏奇晚上请吴涯吃饭。苏奇撅嘴道：“跟这么丑的人在一起能吃下饭？”苏炳坤拍了下桌子：“让你去你就去！”苏奇嘟哝道：“蓉西证券现在成了高家庄，非得让我去陪这猪八戒。”

子夜时分，驱车来到草堂。

按父亲所说，在吴涯平时买醉的地方附近找了几圈，除见到三五成群的民工和喝酒穷作乐的学生外，未发现吴涯踪影。

既困且饿，垂头丧气准备回家。忽听身后有人大声叫道：“小丫头！过来陪大爷喝两杯。”

苏奇猛一回头，见吴涯提瓶啤酒正笑嘻嘻看着自己，愣了一瞬，不由怒从心起，骂道：“矮猴子，你跟我躲迷藏！”吴涯笑道：“长颈鹿，我没跟你躲猫猫。是你长得太高，而我实在太矮，所以才没能找到我。”

拉苏奇坐下，让苏奇请拜师酒。

苏奇白了吴涯一眼，到旁边夜店买了三听蓝带、一袋牛肉干，提过摊子来自顾自开始慢慢吃喝。

吴涯向老板娘要了瓶雪花，咕啷咕啷几下，酒已消灭大半，笑道：“你不懂的，老外的马尿没我们的好喝。”苏奇嘟哝道：“才怪！”吴涯眨眼道：“因为我们信马克思，老外不信，我们做出来的马尿自然比他们的上乘。”

跟苏奇废话半天后起身准备走人。苏奇一愣，叫道：“你从没句正经话！”吴涯叹道：“正经话你听不懂。”苏奇哼了一声，说：“你似乎也不会讲。”吴涯大笑道：“牙牙学语会喊‘妈’后，我就再没说过正经话。”

苏奇见吴涯渐渐走远，大声道：“我大哥苏玮已跑！”吴涯猛回过头来：“不是说旅游去了？”

回来坐下，沉思良久，叹道：“蓉西的总经理居然跑了路，这下麻烦大了。”接着问：“你爹说蓉西正逢大劫，指什么？”苏奇缓缓说道：“欠下巨债。”

吴涯听了，哈哈大笑几声，说：“我明天辞职。”苏奇冷冷说道：“我都能随时找到你，你走得了吗？”吴涯悠悠说道：“不能走就飞，你忘了一件事，我是乌鸦。”

序 幕

第一章 预谋	001
第二章 筹钱	009
第三章 建仓	017
第四章 危机	025
第五章 围攻	034
第六章 换庄	042
第七章 杀庄	050
第八章 震仓	059
第九章 清仓	066
第十章 彻查	074
第十一章 绝望	084
第十二章 曙光	093
第十三章 期权	103
第十四章 承销	111
第十五章 背叛	119
第十六章 流产	129
第十七章 狙击	138

第十八章 收购	145
第十九章 淡然	153
第二十章 入狱	162
第二十一章 暗流	170
第二十二章 沉沦	178
第二十三章 周旋	186
第二十四章 入瓮	194
第二十五章 兄弟	202
第二十六章 红尘	211
第二十七章 别离	219
第二十八章 鬼门	227
第二十九章 地狱	235
第三十章 遗愿	245
第三十一章 轮回	253
第三十二章 血案	262
第三十三章 情痴	270
第三十四章 泯灭	279
尾 声	286

第一章 预谋

第二天，苏奇让吴涯帮忙整理分析蓉西证券的资料。吴涯不理，打开电脑关注起亚纶股份来。

苏奇很看了一会儿，问：“你为什么只关心这股票？”吴涯笑着反问：“你们不关心它？”

苏奇不解。吴涯轻笑道：“你大哥以前下楼到我这里无意间看行情时，首先打开的往往就是这只股票。”苏奇哼了一声，说：“我大哥从没做过亚纶。”

吴涯伸了个懒腰：“那就只有一个理由。亚纶的董事长是个女的，且魅力四射，不然你大哥不会这么关注。”

不多时，苏奇找个理由上楼。

上楼见到父亲后紧张道出实情，说吴涯似乎已知亚纶底细。苏炳坤听了，微笑道：“本就想跟他说的。”随即黯然轻叹：“盛名之下，必无虚士。”苏奇颤声说道：“亚纶也是我家的，证券公司高管拥有一家上市公司，要传了出去……”苏炳坤打断：“如实告诉吴涯。”苏奇问：“他就这么可靠？”苏炳坤悠悠说道：“乌鸦往往比人可靠。”

收市后，苏奇缠着吴涯去玩。吴涯想了想，说：“去浣花溪公园。”

带苏奇进了公园，到一里许开阔的湖边坐下，悠悠然跷起二郎腿抽起了烟。

苏奇往湖边四周看了看，见景色别致，游人稀少，实为闹市中的世外桃源，顿觉神清气爽，绕湖边慢慢散起步来。

回来后，问吴涯这湖叫什么名儿。吴涯说不知道，自己取了个“莫愁湖”。苏奇笑道：“你单身一人，居然也有烦恼。”吴涯盯着苏奇：“本来没有的，现在有了。”苏奇轻轻给了吴涯一下：“我早有了男朋友。”吴涯叹道：“可惜了昨晚我一夜春梦。”

玩笑一会儿后，苏奇说了亚纶的实情。吴涯听了一惊：“你父亲要炒亚纶还债。”苏奇问：“难度很大？”吴涯苦笑道：“亚纶已连续亏损两年，现在公司没新的业务，继续亏损几成定局。按规定，连亏三年就会退市。亚纶炒作起来风险太大。”

接着问准备情况如何。苏奇奇怪地问道：“准备情况？”吴涯失笑道：“炒股总要本钱。”苏奇听了，一脸忧色。

忽见吴涯睁大眼盯着，叫道：“让你出山，当然什么事都得你考虑，钱你自己准备去！”吴涯哈哈大笑：“人肉要是能卖，我还能替你们筹上百十来个铜板。”

黄昏，苏奇别了吴涯回家。

和母亲赵惠勤饭毕闲话。母亲忽然说道：“你年纪已不太小，该成家了。你跟智盛认识了那么多年，我看结婚的条件已经成熟。”苏奇忙说毕业后再完婚不迟。

赵惠勤正色道：“这是你爸的意思。”苏奇一怔，大声叫道：“缺钱就卖女儿！”赵惠勤失笑道：“智盛是你自己选的。”

苏奇生了会儿闷气，嘟哝道：“老听人说女人结婚就是长期卖淫，今天我总算明白。”

饭后，看了会儿电视，百无聊奈，到草堂大排档找吴涯喝酒。

碰上吴涯，闲聊一会儿，问：“要炒亚纶，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吴涯缓缓说道：“切实可行的方案。”苏奇不解：“不是钱？”吴涯叹道：“要没切实可行的方案，你哪里筹钱去？”

苏奇想了想，猛拍了拍桌子，大喜道：“你得给我父亲好好解释下这道理。要有了个好方案，他去借钱就容易很多。”说完，敬了吴涯一杯。

吴涯盯着苏奇看了会儿，缓缓说道：“原来你回来的任务是筹钱。看来你男朋友很富有。”苏奇白了吴涯一眼：“你现在有方案没？”吴涯摇了摇头：“生孩子还要十个月。”苏奇急道：“你就不会三两天生出来？”吴涯笑道：“我不是蚊子，半天就能下一堆崽儿。”

第二天一早，苏奇给父亲说了吴涯的打算。苏炳坤稍一思索，让苏奇带吴涯到郊县都江堰亚纶总部参观。

两人参观了几夭，除见到各大仓库满满的服装外，方案一事没有任何进展。

这天中午，苏奇终于没了耐性，直骂吴涯草包，不想再陪吴涯在亚纶厮混。吴涯叹道：“亚纶的高管更像草包。”说着，眨眼道：“你知道死人裹尸时穿几件衣服合适？”

苏奇想了想，说：“看过民间报道，说七件最理想，那是迷信。”吴涯指了指服装仓库：“这么多陈货，远够给二次世界大战死的人裹尸。”

苏奇怕回成都，下午拉吴涯到都江堰景区游玩。

时值工作日，游客不多，景区内颇为安静。

两人沿堤坝走了好一段，方见几个日本老人。苏奇用英语招呼，对方无人能会，均讪笑着点了点头。

再走了一小段，又碰上一黑一白两个老外。一打听，发现来自美国，顿感几分亲切，很热络地跟他们交谈起来。

别了美国“老乡”，见吴涯在旁发呆，问：“你在想什么？”

吴涯抓了抓头发，欲言又止，沉默了一会儿，叹道：“这俩美国佬说得真好！就是一句没听懂。”

接着问：“你在美国有熟人没？”苏奇回道：“同学很多。”吴涯苦笑道：“我是说生意上的朋友。”苏奇白了吴涯一眼：“我还在读书。”

吴涯略感失落，接着问：“你父母呢？”苏奇回道：“母亲在美国有些生意。”忽觉奇怪，“你问这干嘛？”吴涯笑道：“你这长颈鹿长得实在太高，中国男人普遍偏矮，不适合你，我想让你母亲帮你找个美国女婿。”

吴涯拉着苏奇急回成都。

很快约上苏炳坤。吴涯提出了初步方案：在美国找位合适的生意人，高价买进对方产品，交换的条件是对方用市场价大批量买进亚纶的服装。

苏炳坤想了想，嗯了一声，说：“这样能把亚纶扭亏，要炒起来就易如反掌。”苏奇皱眉道：“但我们整体上可能巨亏。”吴涯笑道：“你忽略了一点，亚纶扭亏意义非同凡响，我们在股市上会赚更多。”

苏奇稍一沉思，眼睛忽然一亮，跟着皱眉连连摇头：“说来容易，一时半刻到哪里找这种合适的生意人去。对了，为什么非要找美国人？”吴涯正色道：“两个原因：一是跟美国人做生意在社会上影响偏大；二是如在国内找伙伴，易被管理层怀疑关联交易。”

苏炳坤让苏奇陪着吴涯去找母亲赵惠勤。吴涯睁大双眼：“你自己去吹枕头风不是更好？”苏奇给了吴涯一下：“我父母早离了婚。”

吴涯一怔，对苏奇笑道：“你这么漂亮，母亲应是神仙下凡，我这就追她去。”

跟苏奇到苏家。

陪赵惠勤寒暄一番后，缓缓道出方案。赵惠勤听完，说：“时间太紧！万一对方不按期付款后果就非常严重。亚纶是家上市公司，这笔交易太大！绝不能乱做假账。”

吴涯一时无计，在房里来回不停踱步。

忽然眼睛一亮：“找犹太人做生意！美国的犹太人多，你们一定能找到合适的人。”苏奇问：“为什么非得找犹太人？”吴涯解释道：“犹太人最讲信誉，找他们最安全。”

赵惠勤沉思良久，说：“你这只是很笼统的方案，未必可行。得想想犹太人会卖给我们什么他们才会答应交易。”吴涯指着苏奇：“你在读经济学博士，去查查看他们最希望向中国出口什么货。”苏奇叫道：“你凭什么指挥我？”吴涯笑道：“从现在起，我就是你教授。”苏奇给了吴涯一下：“我看你是野兽。”

调研一周后，给吴涯和母亲赵惠勤进一步具体方案：跟犹太人做生意，进口他们的葡萄酒，换取亚纶出口服装。以色列进口中国的服装多，他们的葡萄酒也不停在开发国际市场。犹太人精明，这是各取所需，只要条件合适，应不会拒绝。

赵惠勤想了想，说：“要想扭亏亚纶，得进太多太多的葡萄酒交换才行，能卖出去吗？”吴涯笑道：“卖不出去就自己喝。”接着点了点苏奇的鼻子：“这学生还真是孝敬，知道我是个酒鬼，所以只在酒上作文章。”

赵惠勤叹道：“要卖不出去，只能低价倾销。还好我有一些卖酒的路子，否则还真不敢这么做。”苏奇问在以色列有没恰当的合作对象。赵惠勤摇了摇头，说只在美国有生意伙伴，但不是犹太人，不知跟以色列能否联系上。

苏奇大感失望。母亲宽慰了几句。接着说美国跟以色列走得很近，最近正好有事要到美国一趟，看能不能顺便寻出条路来。

吴涯笑道：“美国和以色列走得很近，把中东闹了个底朝天。现我和你们走得近，也得把亚纶搞个鸡犬不宁，否则太没面子。”

赵惠勤去美国后，吴涯几人只得在成都坐等消息。

这天上午，吴涯在值班经理台准备睡觉，见苏奇下楼来，赶紧起身走人。

苏奇大声道：“去哪里？”吴涯回道：“上厕所。”苏奇哼了一声，说：“那里男厕所已满。”吴涯继续闪人：“我从来只上女厕所。”

回来后，在大屏前找个位置翻起了报纸。

苏奇过来揪住耳朵，吴涯叫道：“干什么？”苏奇沉声道：“这么多天来，你见着我就躲，从未教过我什么东西，居然还有脸当我教授。”

拖吴涯到值班经理台，拿出纸笔：“开始！”吴涯翘起二郎腿：“去倒茶。”苏奇接了吴涯一下。

吴涯顿了顿，说：“要想炒好股，必须得了解宇宙苍生。”苏奇叫道：“野兽！不要跟我文绉绉地胡说，讲明白点！”吴涯缓缓说道：“野兽也需要了解。”

忽见一人进来，吴涯猛脱口大声叫道：“郑爽，你他妈哪里去了？好长时间不见，还以为你被女人累死在了床上。”苏奇赶紧掩住吴涯的嘴。

郑爽走近，介绍身旁的女人，说是新交的女友，叫曹燕。吴涯忙问了声好。

曹燕轻声笑道：“听郑爽经常提起你，说你们关系不错，还说你特别能干。”吴涯笑道：“我是特别能干，每次跟人去妓院时，总是别人先出来等我。”不知如何介绍苏奇，只得给郑爽、曹燕说了个名儿。

小两口见苏奇明艳动人，气质脱俗，不知苏奇是何方神圣，问好时都有些不知所措。

苏奇微笑道：“我是新来的，现在吴涯手下做事，以后请多关照。”吴涯大乐，忙命苏奇去给郑爽、曹燕倒水。

苏奇稍一犹豫，去给两人各冲了杯茶，回来令吴涯：“听说男厕所漏水，你赶快找人修理去。”吴涯摸了摸鼻子：“早说过我只上女厕所的，男厕所那里漏水关我屁事。”

曹燕说来开户，吴涯、苏奇随即领曹燕、郑爽到了柜台。

曹燕填写手续时，苏奇见吴涯眼睛瞪得溜圆，心里暗觉古怪。

待曹燕办完手续后，回值班经理台白了吴涯一眼：“色鬼！老盯着小姑娘看。”

吴涯让苏奇到柜台取来曹燕的手续，指着曹燕的签名：“发现什么没？”

苏奇仔细看了几遍，没发现什么异常。吴涯指着那“燕”字：“你看看下面那四点，手法很奇特。正常的写法是从上到下，然后到头时会稍微回提。曹燕则不然，第一点是从下到上，尖尖的直向上冲，气势凌厉。另外三点虽然是由上到下，但却一刺到底，笔意永不回头。”

苏奇想了想，倒抽一口冷气：“字由心生，这人性格独特。”吴涯叹道：“曹燕心狠手辣，我那老哥们郑爽真够倒霉。”

苏奇向曹燕看去，见曹燕仅二十三四年纪，言谈举止不像大家闺秀，衣着装饰也不像来自富贵人家，奇怪小姑娘哪来资金炒股。吴涯淡淡说道：“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这种女人要想赚钱的话，路子实在太多。”

接下来几天，吴涯不是酣睡就是打盹。

这天上午，苏奇终于忍耐不住：“你这叫上班？”吴涯辩解道：“我不是在睡觉，是在思考问题，用不了几年就会成为亚里士多德。”

玩笑时，李姐拉了个妇人过来，说是老朋友，观察几天后再开户。吴涯寒暄着问了声好。

李姐在一旁直乐，让朋友给吴涯介绍个女友，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要再不找老婆，以后生儿子很困难。朋友大笑着说想办法。

两女人花枝乱颤，脸上厚厚的粉不停往下散落。吴涯哈哈大笑：“李姐，又打女儿了？”李姐一怔，脱口问道：“你怎么知道？”吴涯笑道：“见你眼睛红肿，一看就知道哭过。什么事能让你这么伤心？当然是打女儿。”

李姐朋友问道：“你怎么不认为是她两口子吵了架？”吴涯笑道：“绝对不会。介绍女朋友是假，炫耀自己幸福是真。要吵架了，按女人的德性，总怀疑是否嫁错了人。自己对婚姻都还迷茫着，怎会还来取笑别人是否该成家？”李姐一听，红了脸。

朋友忍不住笑道：“那也可能发生了其他事，未必就是打女儿。”吴涯笑道：“李姐幸福着呐，天大的事都有老公顶着。日子过得很滋润，打打麻将炒炒股，家里还有一保姆，能有什么烦心的？只有打女儿了。打在儿身上，疼在娘心上。”李姐给了吴涯一拳，扭头就走。

苏奇在旁瞪着吴涯：“你真会瞎蒙。”吴涯笑道：“人的最高境界就是难得糊涂，经常蒙对了就行。”

这天下午，吴涯睡得正酣。苏奇下楼见了，早习以为常，并没立刻叫醒，拉了一把椅子在旁坐下，学着吴涯开始不停打量大厅里的股民。

不一会儿，一对老年夫妇蹒跚着过来，递上一袋水果，说专门买来送给小吴的，让代为转交。

苏奇赶快推醒吴涯。吴涯揉了揉眼：“秦大爷、秦奶奶，好久不见！你们哪去了？”

老两口兴奋异常，你一言我一语漫天说了开去。

原来秦奶奶年事已高，虽表面只是糖尿病，但并发症却很多，前段时间身体不适，在医院住了一些时日。

老两口说完，开始不停数落起医院和社保。吴涯连连点头附和，随手打开袋子，笑道：“谢谢你们特意买水果给我。”

老两口去后，苏奇准备削水果。吴涯拦住：“最好别吃，难保不会变质。”苏奇满脸疑惑。吴涯淡淡说道：“里面有不少苹果和梨，色样繁多，大小各异，上面的小标签显示来自不同地方。这是秦奶奶住院时收的太多无法消化的烂水果。我跟他们毫无利害关系，要水果正常的话，绝不会送给我。”

苏奇接连削几个水果，发现均烂了至少三分之一，睁大双眼看着吴涯：“你们是朋友还是敌人？”吴涯淡淡回道：“朋友是表面的，敌人是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相

互漠然才是根本的。”

苏奇对吴涯愈发好奇，天天缠着吴涯。

这天下午，正想跟吴涯说话，吴涯嘘了一声，用手指了指，示意苏奇往大厅看去。苏奇顺着吴涯的手势一看。

一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正打电话，个头很矮，体形稍胖，声音听起来暴戾之气极重：“中国是法制社会，你要有问题，可去找相关部门。”说完，挂断了电话。

苏奇没看出什么，说：“大概生意上有点纠葛。”吴涯摇了摇头：“这人是个小老板，跟员工讲话呢，无赖一个。”

苏奇哼了一声，说：“自作聪明！”吴涯笑道：“生意上要有摩擦，如果层次较高的，很少直接面对面说通过法律解决，这样说话只能显示自己幼稚；要是对方素质偏低，更不会提起这个，明着耍赖，欠揍吗？这人多半差员工工资奖金之类的，别人寻上门来，便声色俱厉，吓唬吓唬小孩子们。说得冠冕堂皇，你能找谁去？劳动部门？十几亿人管得过来吗？何况这几千元的小事。”

苏奇稍一思索，这话似乎有点道理，但总觉不太严谨。不知怎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种奇怪的想法，欲细寻究竟，却终于模糊一片。

再茫然地看了吴涯一会儿，说：“你从来就这么武断？”吴涯笑道：“男人要不武断，那还叫男人吗？”

苏奇见那人拿着小汽车的遥控锁，正不停摆弄，看锁的造型，想来车的档次不低，脱口说道：“应该是个老板。”吴涯微笑道：“这人年纪老大了，应早就学会了收敛。财不外露，买了辆小汽车，不会张扬才合情合理，为什么却会这样？”

苏奇来了兴致，忙问缘由。吴涯眨眼道：“他第一次在这里出现，估计没炒过股。现在股市这么差，却来了。为什么？只因他现在情况窘迫，已谈不上什么大富大贵，前景也不太妙，没别的路走，就想着另辟蹊径，在股市上看是否能发点财。玩弄锁匙，倒不是向外人炫耀他有高档汽车，只是下意识地不停给自己心理暗示，老子也曾经富有过，并不是碌碌无为之辈。”

苏奇忍俊不禁：“没你这么乱推理的。”吴涯笑道：“男人要不乱推理，那还叫……”苏奇打断：“男人要不乱推理，那还叫男人吗？”

正说着，那人又接了个电话，没讲几句，便吼道：“要两千？什么破手续要这么多？不办了！政府部门都是吃人的，小心我告它！”吼完，狠狠地关了电话，脸色发紫，不停咬着牙齿。

没一会儿，又接到电话，接通后便叫：“哎呀！说不行就是不行……哎呀！最多一千，不干就算了！他们还不都拿进了私人腰包，这点也在乎，太小气！”说完，挂了电话。

一会儿，似乎觉得欠妥，回拨了个电话：“给一千五。对了，你再请他们吃顿饭，就平时我们经常去的那家餐馆，打八折的那个。他们是大爷，你客气点儿……这样一算，也差不多到了两千，各方面都说得过去。”

苏奇拍了拍吴涯的手：“又被你蒙对了。”吴涯笑道：“人的最高境界……”苏奇打断：“人的最高境界就是难得糊涂，经常蒙对了就行。”

第二天上午，中年人过来开户。

苏奇带中年人到柜台。待中年人办完手续后，微笑道：“请多多关照。”中年人打量了苏奇几眼，掏出名片递上。

苏奇接过一看，见上面写着新奇迹公司总经理向东方，“总经理”下面赫然印着“博士”两字，脸色稍稍一变。

安排向博士坐下，回到值班经理台，对吴涯低声道：“这种人居然还是个博士。”吴涯笑道：“文化高低跟素质高低往往成反比。”

苏奇瞪了吴涯一眼：“你文化高不？”吴涯回道：“当然高！在我们九十七个人的村子里，我文化是最……”苏奇打断：“可见在你们村里你素质很低。”吴涯顿了顿，点头道：“你终于判断对了一件事。”

第二章 筹钱

一天中午，苏奇在大厅正跟吴涯、郑爽、曹燕、秦大爷、秦奶奶、李姐闲话。忽见一人进来，红晕飞快爬上脸颊。

曹燕回头一看，见那人戴着眼镜，三十左右年纪，身材颀长，英俊挺拔，嘴角始终带着颇具亲和力的微笑，心里一下雪亮，知必是苏奇经常提起的情人唐智盛无疑。侧身看了看郑爽，微微撇了下嘴。

李姐低声赞道：“金童玉女。”吴涯跟了一句：“精子玉米。”

唐智盛走近后，苏奇红着脸给大家作了介绍。吴涯大笑道：“都老夫老妻了，居然还会害羞，你到底在美国呆过没？”苏奇作势要打，吴涯赶紧闪向一旁。

唐智盛稍一怔，看了吴涯一眼：“你叫什么名字？”李姐插话道：“乌鸦。”不待吴涯言语，曹燕接话道：“在农村也叫老鸱。”吴涯皱眉道：“老 gua？gua 字怎么写？”唐智盛微微一笑，和苏奇慢悠悠往楼上走去。

收市后，吴涯正想闪人，被苏奇下楼来缠住。

到下班时间，苏奇才说晚上一起吃饭。吴涯揪了揪自己的头发，笑道：“我没剃光头，不能当灯泡。”说完，扭头就走。

忽听到唐智盛在后面大声招呼。吴涯回身笑道：“我最讨厌看男女亲嘴，你们自己去。”

见唐智盛身旁还有一人，是蓉西证券的第一大户彭谦，看两人有说有笑的很是熟悉，大奇：“你们认识？”

彭谦拍了拍唐智盛的肩膀：“我们是老哥们。”吴涯笑道：“你是狼，唐智盛是狈，